

陝西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THE SHAANXI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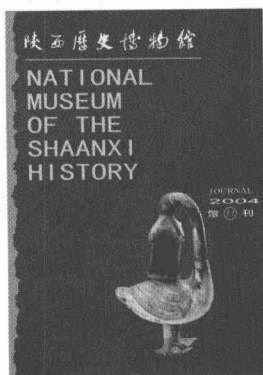
JOURNAL
2004
館 11 刊



陕西历史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THE SHAANXI HISTORY

2004



JOURNAL
館 11 刊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十一辑) / 周天游主编;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0628-903-8

I. 陕... II. ①周... ②陕... III. ①历史博物馆 - 陕西省 - 丛刊②考古 - 中国 - 丛刊③文物保护 - 中国 - 丛刊 IV. G268.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3426 号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十一辑)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主 编 周天游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 话 (029) 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美术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1.25
插 页 13
字 数 7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903-8/K·401
定 价 70.00 元

古都明珠
華夏寶庫
江泽民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日

2004年7月2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同志为我馆题词。

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

編輯委員會

顧問 張豈之 石興邦

周偉洲 斯維至

何清谷 牛致功

主任 周天游

副主任 楊培鈞

委員 (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世平 王有慶 王 彬

申秦雁 馬振智 韋純學

張銘洽 晏新志 趙振武

譚前學 龐雅妮

館刊編輯部

主 編 周天游

副主編 張銘洽

編 輯 田小娟 張維慎 文 軍

梁 勉 張 佳

學術總監 王世平

翻 譯 周五龍

美 編 王小信

目 录

·考古研究·

- 郟国墓地与郟国铜器辨正..... 黄盛璋(1)
- 西周金文世族与宗法制度..... 尹盛平(10)
- 西周陶拍筮数易卦及相关问题..... 蔡运章(26)
- 近年考古发现东周青铜器概论..... 杜迺松(33)
- 臣辰盃之年代考..... 孙斌来 范友芳(48)
- 商周时期的青铜斗..... 田小娟(51)
- 西汉白金三品相关问题的探讨..... 赵晓明 师小群(62)
- 略论隋代舍利的瘞埋制度..... 冉万里(72)
- 浅论陕西地区隋唐陶俑的主要特点..... 王 彬(90)

·史学论坛·

- 周氏族部落首领世系考述..... 杨东晨 杨建国(97)
- 从宜侯矢簋看西周王土的诸侯国化..... 王 健(104)
- “东海黄公”考论..... 王子今 王心一(108)
- 也谈秦汉法律中的“三环”问题..... 每 文(118)
- 试论汉代的罚金和赎刑..... 高叶青(123)
- 论山东土族与隋朝政治的关系..... 陈金凤 曹永红(132)

·历史地理研究·

- 统万城与秦直道、上郡关系之设疑..... 王世平(140)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安大城和小城..... 尚民杰(143)
- 北宋东京水门考..... 吴宏岐 孙 伟(153)
- 天人合一思想与历代都城营建..... 康 薇(159)
- 论清代对宁夏南部的农地开发..... 张维慎(167)

·简牍与典籍·

- 汉简所见使者考..... 李永平(173)
- 汉简所见法医检验..... 阎晓君(179)

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的“诸侯” 曹旅宁(185)

·墓志研究·

墓志研究与史学的发展 牛致功(192)
《唐崔思忠墓志》考释 王其祎 王京阳(196)
《大唐故溱州司户崔府君墓志铭》读后 李文才 董理(204)
唐皇甫武达墓志考 董理(212)
唐《马及墓志》略考 贺华(218)

·民族宗教史研究·

秦代“巫现象”杂谈——兼谈秦代的“曰者” 张铭洽(225)
道教神仙信仰与民众的社会追求 张应超(236)

·馆藏精品·

馆藏唐代白石圭璧考 赵青(240)
馆藏唐代玉梳背 董洁(243)
馆藏四神瓦当略述 步雁(246)
馆藏当代书画作品简说 高伟(249)

·文物丛谈·

统万城遗址出土元青铜十字牌考 周伟洲(252)
浅析洛阳出土的战国特种工艺镜 王金秋(256)
秦“龙璧图”画像考 李慧(262)
西安相家巷新发现西汉“五铢”钱纪年陶范母 师小群 党顺民(267)
两汉三国弩机刻辞综述 后晓荣(271)
从画像砖石看汉代杂技艺术 张梅(278)
元、“明三代”青花瓷鉴别再探 陈洁 石头娃(286)
试析陕西陶俑长盛不衰的原因 杨之昉(297)
西安市解放路出土的青花瓷器初探 黄桂珍(302)

·学术博览·

巴克特里亚新发现的小陶像 杨谨 刘夏盈 编译(309)
试探尼罗河流域的生命之源 周五龙 高伟 何志敏 编译(320)
古代中国的合成硅酸盐颜料
——关于始于战国时代的汉青颜料 肥塚隆保 著 周瑞 张群喜 译(326)
马牲——先秦时期马的民俗文化 (日)吉本道雅 著 秦仙梅 译(335)
抹茶式饮茶法的传播——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光辉一页 堀本一繁 著 张佳 译(338)

· 随笔札记 ·

- 读陶札记——在陶瓷器上读到的片断历史(之一)..... 宋伯胤(347)
- 北斗七星与斗建考..... 秦建明(359)
- 孟子社会历史观论略..... 王 勇(368)
- 刘项之哭评析..... 王云度(374)
- 唐太宗论乐及其音乐思想..... 陈四海 梁 勉(377)
- 漫话唐代的“郎”..... 曾 莉(381)
- 试论唐太宗对史书修撰与经籍整理的贡献..... 朱晚秋(386)
- 巴西圣保罗《中国五千年文明展》见闻..... 翟晓兰(389)

· 壁画·艺术史·

- 两汉壁画墓研究综述..... 张亚娜(393)
- 从“画圣”吴道子的佛寺壁画感悟其艺术魅力..... 景亚鹂 白雪丽(403)
- 唐《道德寺碑》碑阴造像及线刻画初步研究..... 樊 波 李举纲(408)
- 西藏“唐卡”的绘画艺术特点浅析..... 屈利军(413)
- 皴法在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的运用..... 畅 运(416)

· 博物馆学 ·

- 走进澳洲最古老的博物馆——澳大利亚博物馆教育活动观览..... 庞雅妮(418)
- 博物馆与大众..... 郑雅坤 张 健(424)
- 一切为了完美——再论陈列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张 健(428)
- 浅论文物档案的建立与使用..... 张素娥(431)
- 文物的包装..... 姜 涛(435)
- 有感于一份观众调查表的设计理念..... 翟战胜(440)
- 谈博物馆讲解员的基本素质..... 汪红梅(444)

· 博物馆工作 ·

- 论博物馆图书资料研究的深化..... 李 爽(449)
- 《馆藏铜镜展》内容设计的构思..... 张沛心(453)
- 博物馆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及规范..... 邵小龙(457)
- 临摹唐墓壁画工作的点滴体会..... 花 文(460)

· 文物保护 ·

- 文物保护规划和地理信息标注..... 叶心适(463)
- 壁画的表面清洗..... 李文怡 张群喜(469)
- 汉代彩绘铜镜的研究保护与修复..... 胡 薇(472)

·书评·

学术研究贵在出新——《秦学术史探赜》发覆…………… 张铭冷(479)

西陲秦史的新篇章——读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 王 辉(483)

建构“史记学”的理论体系——张新科《史记学概论》评介…………… 张铭冷(487)

诗词五首…………… 杨培均(489)

·补 白·

书讯(50) 唐彩绘贴金釉陶文吏俑(89) 船形壶(96) 唐鎏金宝相花纹银盒(107) 饕餮纹鼎(139)

唐素面“光明碎红砂”银盒(203) 书讯(211) 乳钉纹鼎(266) 书讯(319) 绿釉陶楼(376) 饕餮纹

分档鼎(388) 书讯(392) 唐鎏金六曲熊纹银盘(407) 夔纹鼎(415) 独角兽(443) 兽面纹细颈壶

(448) “廿六年诏”陶权(486)

英文要目(Main Contents)…………… (491)

本刊征稿…………… (493)

·考古研究·

郭国墓地与郭国铜器辨正

黄盛璋

一、郭国铜器与历史地理

1995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发掘山东长清仙人台遗址发现郭国墓地，最早在《中国文物报》1995年12月17日报导，并被评“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其中郭国历史地理与铜器都是我长期研究却完全没有解决，故密切注意。十多年前我曾在《华夏考古》1989年1期发表《山东诸小国铜器研究》作为《续编长编考证》虽补邾、郭国器，郭器限于安上村所出四件郭伯鬲。但其历史、地理我多讲不清，至今耿耿于怀。郭在历史地理上很有纠葛，春秋襄公十三年和十八年均出现郭，前者记为鲁所取，后者记晋、鲁同伐齐，而郭为晋下军所克齐邑，不是郭国，两郭何关系，过去不能证实解决，存在争议。唯一待考古与铜器新发现。《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所收郭国铜器皆为传世；1933年出土于滕县安上村郭伯器，非科学发掘，同出又多为邾器，遗址与邾、郭的关系，更多有不明。长清仙人台郭国墓地经过考古科学发掘，出土一批铜器，其中明确记为郭器，对于郭国历史地理与郭器的研究都是最新的，使我非常重视；1995年《中国文物报》虽仅为报导，但附刊少数铜器与个别铭文，我注意过去从资料、地域到研究方法、观点的局限，都待重新审查，等待发掘简报正式刊布；《考古》1998年9期与《文物》1998年9期将《简报》和有关研究论文发表，我仔细拜读，首先就是铜器，据称“铸有铭文的铜器共发现有7件，除2件为相同一字的铜器，和一件为他国铜器外，其余4件均为郭器，但有1件尚未考证，没有刊布，其余3件有2件分别铸于同一器之盖和底相同铭文，就铭文论实际只有两种，目前所见尚不完全，而6座墓也只公布3座，M4、M2、M1资料未发，需待全部发表。但是已刊布两种不同的郭国铜器铭文发现一些误解，其中直接关涉郭国国君与墓主及器主，为了清除今后对郭国铜器与历史地理研究的障碍，先将我已考证应该提出讨论的，作为“抛砖”，以资“引玉”。

二、M5出铜盘铭文通解和作器者与墓主及郭国君关系

M5墓出土一铜盘，方辉^①和任相宏^②分别已作了考释与讨论。两文所作释文与意见基本相同，释文照录如下：

寺子姜首返（及）寺公

典为其盥般（盘）用（祈）

眉寿难老家室是

保，它它熙熙，男女无期

于冬（终）又卒，子子孙孙永

保用之，不用勿出。

作器者即器主为谁，是铭文第一个关键问题，方文读为“寺子姜首返（及）寺，公典为盥般（盘），”解“寺子姜”为姜姓女子，嫁到郭国，“首”为初次，“及”为动词，“首及寺”

即初到郟，而公典为作此盘，如此公典就是作器者，所以称为“寺公典盘”，这不仅与铭文内容根本不符，而且从开头“寺子”直到最后，全为莫名其妙关系，交代不出，更讲不通。第一，郟子解为女子姓姜，非郟国女子，而来自他国；第二，“寺子姜”初次到郟，公典究竟是她什么人？有何关系？为什么要为她作此盘？目的何在？方文既未解为其夫，又不是郟国之君，仅为郟公室之人，既非夫妻关系，又无什么必要，目的究其为何，更无法说，如此，胡里胡涂做出令人无法理解之事；第三，即使为寺公典所作，“公”不论表爵公室或尊称，都不能只称“公典”，自称更是不行；“寺”字必须下连“公典”，不能连于上句，也不能只称“寺子”而下无其名，所以“首姜”必为寺子之名，方文如此断句，盘铭断句皆不能通读；第四，妇女来嫁为作器媵器称，金文常见，此盘并非来郟国所作媵器，没有作自己媵器的，也没有妻子来嫁，夫族之人为作器，如果有，也都不能只作一件盘，所以，初嫁到郟，不论自作，夫族作，也都是讲不通的；第五，据铭所称作器目的“用祈眉寿难老，家室是保”，是用以祭祀祖先，祈求长寿，保家室，以下云云亦皆一般作器常见，目的非夫为其妻而作。根据以上分析、论证，方文读法全皆不能解释，公典不能如此自称，也不能是盘铭作者。郟必须下连“公典”作为姓，而不能分割，表到郟国宾语。



仙人台 铜盘 (M5:46) 铭文拓片 (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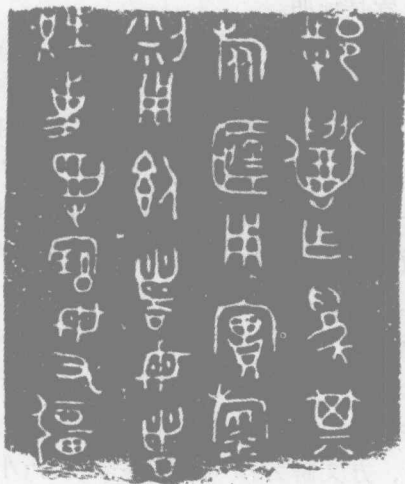
作器者究竟为谁？铭文开头已经交代明白，就是“寺子姜首”所作，“及”不能用为动词“到”，此时也无此用法，而是用为连词，但非并列之“与”，而是主次连词即“以及”，所以寺公典只能居于次要地位，主要作器者就是寺子姜首，姜是姓，首为其名。据《长清县仙人台五号墓发掘简报》，经初步鉴定 M5 墓主人为一成年女性，如此，郟子姜首既是器主，也是墓主，墓主及其身份与盘铭文作者内容，如符节之合。此墓只有一人骨，耳旁有玉玦为耳饰，胸部有两组玉串珠饰，也证明为女性。《简报》“从依公典盘铭分析，墓主（应）是某一姜姓国女嫁郟国王室为妻者”，其实她嫁郟国之君，从其葬器之多与规格之高，只能为郟国国君夫人，而非郟国王室其他人所能享用，如铜器三鼎、二敦、二舟、壶、盘、甗各一，乐器：编钟九、编磬十四，以及车马器、玉器、兵器等。一般妇女墓葬都无兵器（如上村岭虢国墓地），单葬亦无车马，反映 M5 特殊性。《简报》与方文都不承认姜首为盘铭作者，而

认为公典所作，所以就不认为她是嫁给郟国之君，M5不是郟国君夫人之墓，尽管葬制葬器已相当明显，而皆为此先人之见所蔽，所以都看不到，以至把公典认为是作盘之器主，就是最大误解，一开始就走入歧途，导致一系列的失误，首先看不到他和姜首的关系，也就是郟国君与夫人以致把她说成是“士一级的贵妇人”，她不是作器者器主，却是M5墓主，公典虽为作器者，却与墓主没有关系，但是此盘明明随葬于她墓中，而作盘目的是作为祭器，陈于宗庙祭祀祖先，祈求子孙后世福寿，究竟属于谁的后代，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否定她是作器者后走上歧途，导致无法交代的结果，走不出来。方文认为“公典之公表出自郟公族”，“公典也就当为郟国公族之人”，其实，除“公子”、“公孙”表公族外，一般不用“公”以为自名成分，西周异姓之君爵虽为子，而多自称公，如邾公、华钟、邓公敦、都公平侯等，而寺季故公簋（积古6.4，周存3.84，大系222，集成3817）明确称公，“寺季故公乍宝簋，子孙永宝用享”，二器同铭，至迟清嘉庆间已传世，最早为《积古》摹其中甲器“寺”不加“邑”，与长清郟国墓M5“寺子首姜”盘同，《积古》云：“寺季殆亡国寓公，故曰故公也”，《大系》则云“寺季故公，殆一名一字，公通工，事也，故者，做也”，以“季故”为字，“公”为名，按寺季，是字，有寺季鬲可证，“故”字不能割裂单与寺季连读，而应上下连读为“故公”，阮元以为寺亡国之君自称，较是，其他解释皆不能通，这是郟国君称公一个证明。但必须与“寺”连称，而不能脱离“寺”，仅称“公典”。郟公室任何人不能称公，国君只能即寺公典，寺子首姜为其夫人，所以盘铭称“及寺公典”同作，关系明确，《简报》称“从郟公典铭盘分析，墓主应是某一姜姓国女嫁给郟国王室为妻者”，我认为就是齐侯之女嫁给郟国君公典，郟最后变为齐邑，无声无息，更无记载说明并未用兵，唯一就是通过内部演变过渡而完成的。郟是小国只能听齐安排，由齐女主政，作盘时公典虽在，但不在郟，后也未同葬于此，而郟后南迁于鲁南，立最后郟国，皆是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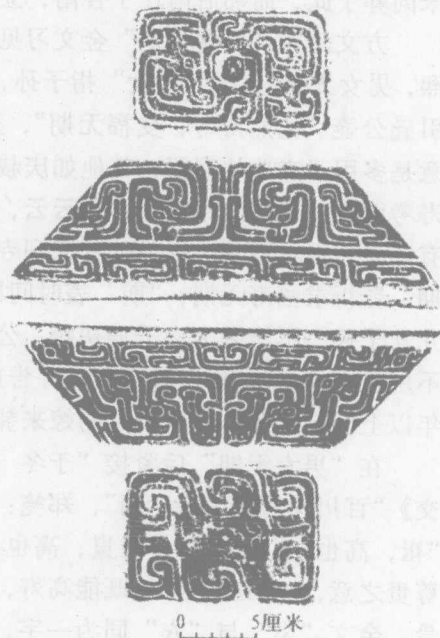
方文解释“男女无期”金文习见，极言其男女之多，“用祈眉寿难老”，齐侯盘“它它熙熙，男女无期”，按“男女”指子孙，“无期”为无穷，皆指“福祿”，非指男女多。方文所引鬲公壶“佗佗熙考，受福无期”，逢叔匜“其眉寿万年，佗佗熙熙，寿老无期”，值得注意是多用于齐地的铜器，其他如庆叔匜也有“佗佗熙熙、无期”，都证明“无期”指受福或寿考无穷，铭文“用祈眉寿”云云，包括个人、家室与儿女子孙，层次分明，说明作器者已有儿女，根本不是“寺子姜首来到寺”，即初嫁没有儿女之时，上引“受福无期”、“寿老无期”皆祈求福寿无期，“期”表时间即永远之意，也证明此时作器者已早有儿女，祈求包括儿女子孙，不能解为寺子姜初嫁，公典为作盨盘。铭文最后特别交代：“子子子孙永保用之，不用勿出，”这是作器者希望，并告戒其儿孙永远保用，不用也不要卖出，作器者必定是中年以上已有儿孙，而绝不是初嫁来郟，根本未生育、无子女时所说的话。

在“男女无期”后紧接“于冬（终）有卒”，方文解为：“卒通萃”，《诗·小雅·十月之交》“百川沸腾，山冢崩摧”，郑笺：“萃者崔嵬，萃亦作卒”，《说文》：“萃，危高也”，又曰“崔，高也”，徐锴曰：“崔嵬，高也，今俗作崔，省厂也”，知萃有高之意，“高”古有崇高、尊贵之意，“于终有卒”，既能高寿，又能获得高贵和荣耀”。按此全为曲解“卒（衣）”，甲骨、金文“卒”与“衣”同为一字，最早读金文之“卒”为“衣”是唐兰先生，多友鼎在长安下泉村出土后，其中“衣焚”伐筍（荀）衣（卒）孚，衣（卒）复荀人孚，“唯孚（俘）车不克以，衣（卒）楚、唯马驱，尽复夺京师之孚”，我将“衣”皆读“卒”，“衣孚”等于“尽复”（《人文杂志》1983年4期），田醒农、雒忠如《多友鼎的发现及铭文试释》发表后，

李学勤、李仲操先后在同刊发表考释，稍后张亚初、刘雨也分别在《考古》1983年3期与《文物与考古》1983年2期进行讨论，不是不解，就是误解，皆讲不通，时唐先生已作古，我最早在古文字研究年会上提出唐说确当，可以确证“衣”必读“卒”，拙文两年后收于该次会议文集《古文字论集》，已在两三年之后。但在当时皆不知读“卒”，故拙说甚得与会者赞同，并都认为不能读为“衣”。李学勤同志后在《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一文中说“有的同志，引唐说读衣为卒”，最早就是我在会上读的，他原怀疑字形不合，一时未能通读，后知此说正确，并进一步广引证甲、金文诸多例证。但“卒、衣”字形确是二字，何以混用，究竟是什么原因，还需要研究，总结演变规律，至今并未全获共识。《周青铜器铭文选》于多友鼎“衣”字下注，仍“假借为以”，“与而同义”，“或用与唯同”（282页），说明仍需要研究讨论，我原想自作一个论证，彻底解除纠葛，不意在此较晚的盘铭上获得解决，“男女无期，于终有卒”，“卒”必读“衣”即“依”，而与“熙”、“期”为韵，“卒”字如不读衣，文内不通，用意不明。而根本也不协韵，协韵彻底解决“卒”字读“衣”（依），不承认“卒”读“衣”不行。《礼记·学记》“不学博依”，郑注“依或为衣”，“依”为“衣”后起字，甲金文皆无“依”，皆用“衣”为“依”。方文仍读“卒”，所引续籍只能曲解附会，愈走愈远。《诗》“山冢岸崩”形容地震，“岸”实在就是“碎”字，“卒”没有高意，即使有之，“于终乃高”，也是不成话说。“衣”（依）谓最后有依靠，上接“男女无期”，下接“子永保用之”，铭文已交代“为其盥盘，用祈眉寿”，用于宗庙祭祀，有“依”就是为儿女子孙依靠祭祀祖先，保佑而作此盘，如解为寺公典为其妻嫁到郛而作，就完全丧失作盘目的与用意了，盘一般与匜或盃互配为用，M6就是有盘有匜，M5有盘无匜，但有带流鼎，应与盘互配用于祭祀。《简报》列于杂器，但仍为陈于宗庙之礼器，非杂器。



仙人台 M3 随葬铜簠铭文拓本 (M3:9)



仙人台 M3 随葬铜簠纹饰拓本 (M3:9)

三、M3 出土铜器的问题

M3 在郛国墓地中时代最早，位置最东南，西北角为 M1 打破，故时在其前，墓主为女

性，随葬铜器二鼎二簠，仅一簠盖与器底有相同铭文，《简报》释文如下：

寺召作为其旅匡，用盛稻粱、用飢（食）者母、诸兄。事爰（永）宝母又疆。

此为器底部铭文，与盖铭相同，但“稻”字铸为“旅”字，“旅粱”讲不通，明为“稻”字因上“旅”而误，除此之外，有三字误释：一是“饮”字实是飢字误释为饮，二是“爰”字，实是“受”，三是最后“母”字，实是“毋”字。最后一句，正确释文是使受福毋又（有）疆，由于误释三字，从而被错误解释为“此器应是寺召为其母所作”。西周“母”、“毋”常通用，“毋有疆”金文常见，至于前一个“诸母”指的是亲戚母辈、兄辈，作为宾客宴享，这里首先有必要对当前旅器的不解或误解稍加说明，三十年前我写了《释尊彝》与《释尊彝》，解决二者使用与区别问题，尊彝是尊即陈于宗庙供祭祀的专用祭器，位置固定，陈佩芬在《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王作左守鼎》（《文物》2000年12期），指出“左”字表示祭祀所放的位置和职掌，据商代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的祭器铸有存放固定的位置的铭文，如传安阳武官北地 M1001 出土的三件大方盃在盃内分别铸铭文“左、中、右”，这就表明位置不能移动，1935年同处 M1022 出土一件右方彝，器、盖同铭“右”字，这是放在右面位置的祭器；1976年安阳妇好墓出妇好五件甗，架上有固定的喇叭状浅口，都有固定位置。周代祭器也有证明，如1926年宝鸡斗鸡台出土的龙纹禁，禁面上有三个等距的孔，表明放置祭器位置固定。拙文释“尊彝”，完全获得证实，不能移动，当然就不能外用、他用。而旅彝正相对，M3 自称作旅匡，就是说明它是可移动外用，祭祀完毕后，就可用作家中生活实用器，愈后全称为“行器”的愈多，代替“旅”，但不能排除原是用于宗庙，祭祀后，仍然两用，即使不说祭后移用也是如此，此器就是未讲享宴，以后者为主，也是时代较晚之证。

旅彝是与尊彝对，既称为旅彝，原皆用于祭祀，但旅彝在祭祀之后可以外用，不专限于祭祀，所以称为“旅”。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旅彝外用日益为家中生活用器之后，名称也改行器。最常见的就是盃与匡，铭文常称“用盛稻粱”，鬼神饮食如同生人，也要用黍稷稻粱，鼎、鬲自称为盃，就是盛黍稷之齐于祭器（鼎、鬲、盃等），盃自簠分化（最初称簠或合称），器、盖两用，盖翻过来也是器，此来自簠，但簠盖小于盃，盃之盖发展加大，上加铸四纽，翻为四足如器，一般盖仍小于器，瑚则盖、器完全一样。“用盛稻粱”原用享祖先鬼神，外用为生活用器则以享（饗）生人，即铭文之诸母诸兄，常见还有朋友、婚遣、宾客等等，“享”或“享孝”原指祭祀神鬼，但后来发展，祭器族旅彝日益用于享宴，本铭“以食饮诸母诸兄”，就是用于享宴，诸母亦为亲族中宾客，而不是母亲，任文误解，除诸字本身外，主要还在制度，“受福毋又（有）疆”，文通字顺，“爰（永）宝母又疆”，而解为其母所作，就不知所云，铭文自称作“旅匡”，下文“用飢诸母”情况皆为生人享宴，未提祭祀只字，但“使受福毋（有）疆”，证明不能排除，只是此时旅匡以家中生活常用器具，这也是 M3 年代应属西周晚期之证明。

四、M6 随葬铜器与断代

M6 是 6 座墓葬中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规格最高的一座，两棺两椁，墓主为成年男性，《简报》定为邾国君。随葬铜器鼎 15 件，簠 8 件，方壶、圆壶各 2，扁壶、盂、提梁小罐各 1 件，其中鼎多至 15 件，分 A、B、C、D、E 五型，A、E 二型被认为是列鼎，共有 10 件，比天子九鼎还多一鼎。战国晚期儒家规定殉鼎数作为爵称与阶级身分高低区别，如《公羊传》何休注以天子九鼎、诸侯七鼎等多属儒家复古理想之制，越来越受考古发现之冲击，至少不适用于异姓诸侯用制，邾国葬制已为证明，不能以鼎、簠之数死套爵称、身

份，但也应承认鼎簋殉葬数和阶级身份地位原有关系，目前因考古缺乏全面总结地域国别情况，时代早晚都需要具体分析。《简报》定 M6 是邾国君墓无可置疑，但是定为“春秋早期偏早阶段”还需斟酌。我 1998 年看到《简报》后，研究 M6 所出铜器，以为器形纹饰都应属西周晚期，在东迁前。西周与春秋是一个大界，不能含糊，但由于铜器皆无铭文，难以定论，1999 年就已写出此稿未发，新近眉县杨家村窖藏 27 件铜器重大发现，我反复研究考查各器制、纹饰及其源流演变，以求解决西周历法、晚期王年与金文断代之矛盾，为此写成了多篇专论，包括西周晚期各地有代表性的墓葬铜器断代比较研究。在此就邾国墓葬铜器，将已研究的结果简括如下：

(一) 交龙纹方壶，M6 出土一对，纹饰繁缛，造型优美，工艺精致。交龙纹饰出现于西周晚期，以前不见，春秋后绝。我所见到有铭文可以断代，(1) 最早是北宋《考古图》著录之伯克壶，摹绘不精，形制也不如此二方壶，但所饰龙纹，是此方壶的前身，正面腹饰双身龙首吐舌，与多条龙纹交缠以此为最早，但下部尚有所不同，侧饰、背饰都没有绘出，但从两侧可以看出不及此方壶，四面各有一龙首浮雕，龙身缠绕卷曲，繁缛精细，伯克壶与大、小克鼎，善夫克钟、罍、善夫克盃，皆为克所作，为宣王前期标准器。伯克壶铭“十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与克钟“十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皆为宣王纪年，但和眉县 2003 年新发现 27 件铜器窖藏中的两迷鼎宣王纪年历日一样，皆不合历，唯一后推一年，伯克鼎为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克钟为九月七日，完全合历、合天。验证宣王纪年必须后推一年，“例不十，法不立”，包括两迷鼎在内，已过十例，确定了伯克鼎与克钟两者都是宣王十六年绝对年代。解决了各家都不能统一于同一王世而皆分为二王的矛盾，交龙纹壶饰的年代就是起于宣王前期。

(2) 与 M6 方壶形制、纹饰相同是晋侯斲壶，与晋侯苏钟鼎，同出晋侯墓地 M8，根据 C^{14} 测年三个数据平均与马骨 C^{14} 测年数据，确定最后到宣王三十三年，即晋侯苏钟王三十三年，裘锡圭提出晋侯斲即晋侯苏之字。方壶也是一个证明。《简本历谱》列苏钟三十三年为厉王，成为当前最大争论，交龙纹方壶的断代，对有关墓葬年代争论提供有力的证据，将予以解决。

(3) 与 M6 方壶全部纹饰基本一致，比晋侯斲壶更近者，就是颂壶，不仅腹饰交龙纹，盖形，盖饰部分，圈足饰垂鳞纹，颂壶“三年五月既死霸甲”《简本历谱》列于宣王三年，不论按统一建子，与后推后一年，皆不合，唯一合于幽王三年。

(4) 2003 年眉县杨家村 27 件铜器窖藏，其中单五父对壶腹正、侧、背所饰交龙纹，双耳形制，与 M6 方壶及晋侯斲壶纹如出一模，铭称“单五父作朕皇考尊壶”，我们考证，单五父与迷名不同，绝不是迷，只能为迷的子辈，称“作朕皇考尊壶”，与迷四器为“祖考或皇考龚叔作”，皆不相同，迷应是迷子辈为其父所作祭器，为幽王初期所作，与颂壶同一时期。

此外我在欧美看到所藏还有其他类似形制交龙纹，因无铭文断代，不再列举。总起来说，都是属于宣世，下限可列幽王初年，但皆在十一年避难东迁之前，以后绝迹。

自北宋以来，以长方形盖器相同自称为“匡”等为簠，唐先生第一次指出扶风庄白微氏家族窖藏铜器之“箭”才是簠，而传统被称为簠的应是瑚。我在 1978 年，发表《微氏家族铜器群》一文中论定唐说可信，高明先生后也有专文，后有人仍主张就是簠不误，此器铭文明确是匡，而自称为簠、甫，明为另一器类，至今仍称为簠，包括长清邾国墓葬与三门峡上

村岭虢国墓葬等出土铜器皆称为簠，而皆被称为豆，至少与豆混一，必须分开，铭文自称为甫、铺、簠，不应再造成器名与器形混乱，不仅自名与器形皆不同类，而且直接和铜器断代有关，对此我另有长文，无法细说，先予分开，豆形之簠、铺、甫名已自定，可以统一解决，问题在宋以来所称之簠，自名有匡、匡、匡、匡等等皆不统一，暂皆按其自名隶定。这里只谈甫的统一问题。

微伯疾作箫，其万年永宝（集9，4681）。

刘公作社祈尊铺，永宝用（集9，4684）

降叔作德旅甫（集9，4669）

鲁大司徒厚氏元作善（膳）甫，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集，4688-90-91，《文物》1960.5）

曾仲旅父自作宝甫（集9，4673—74，湖北京山出土）

《上村岭虢国墓》将“甫”皆称豆，铜器5件有一件有铭文：“苏貉作毋甫”（图36-2），残坏为二截，仅下部清楚为篆文“用”，因被释为“用”，上从已缺不清，当为从“竹”之残，但与下“用”必合为一字而为“甫”，至于陶豆也全是甫（见图版拾所列陶豆），另有漆豆二，残破，器形不甚清，也是甫，非豆残。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葬 M2001 为虢国君墓，出土甫2件，下部为镂孔的喇叭形高圈足，底部有铭文两行，“虢季作甫，子子孙孙用享”，《简报》皆称为豆，同出2件匡，按旧称簠。

甫与豆形制，来源皆不同各有自名，而现考古报告、论著多混称甫为豆，所以我将自名甫、箫、铺之器合予列出，证明必须独立为一类，混合于“豆”，不能允许，甫与宋以来至今通称为簠，形制不同自名基本是分别的，簠应即箫下加皿为一字，今通称为簠者自名为匡、匡、匡、匡等，少数有从甫者，但与甫，形全不同，都必须独立各为一类，前者自名。

晋侯墓 M1、M2 墓被盗，铜器多流出海外，其中有一甫，收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为：“唯九月初吉庚寅，晋侯对作铸尊甫，用旨食大楚其永宝用”，镂空束腰高足，镂空波曲纹。按微伯疾甫，口沿饰重环垂鳞纹，圈足镂空波曲纹，与此纹饰全同。

扶风强家窖藏，一甫镂空小曲纹圈足，口沿饰重环纹。

五、邾国金文、《大系》收邾器5，《续编》予以补全

（一）寺季故公簠，（积古6.4，周存3.84，大系222，集成8.381）

寺季故公乍宝簠，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二器同铭，最早《积古》摹录，甲器不加“邑”，与长清邾墓 M5 寺子首姜盘铭同，《积古》云：“寺季殆亡国寓公，故曰故公也”，《大系》则云“季故公殆一字一名，按由寺季高可证“故”字不能割裂，单与寺季连读，阮元以为邾亡国之君自称，他皆更难解释。据长清邾国所出铜器，M3 为西周晚期，所出邾召二器，“寺”皆加“邑”旁，M5 最晚，寺子姜首盘，“寺”不加邑，此簠“寺”不加邑，按邾器寺字写法，时代排列当属春秋为齐所灭之后，故称“寺季故公”。

（二）寺季高（三代5.371）

邾季作孟姬口母后高，其万年子孙用之。

邾妨姓，孟姬只能为妻，即取姬姓之女，而为之作高。

（三）邾伯鼎

邾白肇乍孟妊善鼎，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

此为清宫藏器，收于清高宗敕编《西清古鉴续编》乙编（1.47）一直保存，今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容庚拍制器型收于《宝蕴》（上25），《通考》（68）为附耳、浅腹、高蹄足之大鼎，腹饰窃曲纹二道，皆为西周晚期形制、纹饰。《金文通考》以为其文较古，列于毛公鼎之前（四，509），但附耳在直耳之后，通行于东周，而铭文横铸于口沿内，亦为较晚之证，不能早于毛公鼎，下限可至西周之末。《大系》“此郭伯为其妻所作器，盖郭与妊姓之国，为婚姻也，与郭相近之国，薛、祝均妊姓，未知孰是”。盖郭氏以郭为姬姓，故以孟姓为郭伯妻，然据“郭季作孟姬口母后鬲”，可解为取姬姓女，西周分封姬姓之国见于记载国名最多，皆无郭国，文武成康与周公之后，亦无郭国，而所封同姓，大抵为侯，子男多为异姓，郭爵为子，伯也不是爵，而与季皆与郭合为姓氏，旧解为爵，现已知非是。

（四）郭伯祀鼎（周存集成5. 2602《大系》）

郭伯祀作善鼎，共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大系》云：“此与前鼎文字款式，如出一人手笔，当是一时所作，祀即郭伯名”（194页），按铭文也铸于口沿一周，与上郭伯鼎铭文风格相同，郭说可信。鼎口有流，亦属西周晚期。

（五）寺伯鬲（《山东》郭二，《大系》331）

寺伯乍口中姬羞鬲

《山东》“寺伯鬲四器（内一器文字漫灭），与邾义伯鼎、孟口父簋、京叔盘、孟嬴郭等同出滕县安上村，按民国二十二年（1933）滕县东北安上村出土12件铜器，中有郭伯鬲四器文字漫灭外，三器同铭，安上村在古滕城东，去邾、郭皆远，此寺伯当为郭国之君，“寺”不加邑，应属春秋后期，灭国之前。

（六）寺遣簋（《集成》7.4040，《大系》223）

郭遣作宝簋，用追孝于其父母，用锡永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原乾隆乾清宫藏器，收于《西清古鉴》中编（12. 37）。《金石索》称“长白斌备乡观察兖州时得之曲阜”，器、盖二铭同《周存》（《金索》1.32），称有盘同铭（器名定般），现归瑞典。

（七）郭造遣鼎（《山东》郭六，《大系》232，《集成》4. 2422）

郭造遣作宝鼎，子子孙孙用享。

《山东》称“是鼎光绪间出土于（山东）东平县”，《大系》云“造遣即前簋之造遣，‘造’与‘遣’一名一字也”（194）。伪器郭造鼎《周存》上补遣，《小校》2.77（《集成》不收）。

郭造乍姬口媵羞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此器除上列二书外，他书皆不收，盖以为伪器，“造”字右上作“米”，左为舟旁，中作平行三横，皆与结构不合，称“姬口”更属可疑。

补记

郭为小国，仅见于春秋经传，此外无考。《左传》襄公十三年：“郭内乱，分为三，（鲁）师救郭，遂取之”，此为最后郭国，地在鲁南，异说纷纭，迄无定论，遗址也未找到。襄公十八年“晋师伐齐克郭”，杜注“平阴西有郭山”，即长清仙人台墓地之郭，其时已为齐邑，郭国在鲁南。《西周金文大系续编》分国编补收郭国金文，曾对郭国历史、地理特别对南北二郭之纠葛，梳理总结，以为齐邑之郭为最早郭国，鲁南之郭国，为齐灭郭后，南迁另建。